

清明艾

○周俊杰



清明的雨，总落得细碎而绵长，像一层薄薄的纱，笼着老巷的青砖黛瓦与巷口老樟树。风裹着雨丝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混着墙角艾草的淡香，漫出清寂温润的气息——这不是刻意的悲戚，而是清明本真的模样，没有轰轰烈烈的祭奠，只有藏在烟火里的惦念，悄悄生长。

我没有随家人去墓园，循着记忆走进老巷。巷子很静，大多人家门扉半掩，偶有犬吠被雨丝揉得轻柔，消散在风里。青砖路被雨水泡得发亮，缝隙里的嫩草带着湿气倔强生长。巷尾陈阿婆的院门敞开着，竹椅上搭着半篮刚采的艾草，叶片沾着水珠，泛着淡淡的青。

了，你接住我。”我觉得这话玄乎，可看着爷爷认真的样子，又觉得他说的是真的。

每一粒种子落进土窝里，爷爷都会用脚轻轻拨一些土盖上。他说这是“给种子盖被子”，盖上被子种子才睡得踏实，睡踏实了才有精力发芽。我看着爷爷的脚，那双宽厚有力的脚板踩在种子上的时候，如掠过的轻风般温柔。

播种的日子里，爷爷每天都泡在地里。太阳好的时候，他脱了外套，只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老头衫，后背的汗洒湿了一大片。累了，他就坐在田埂上，喝几口带来的凉白开。他的目光越过整片土地，那目光里有我说不清的东西，不是看，是望——望着一片刚刚播下种子的土地，像望着刚迈进学堂的孩子，眼里全是盼头。

我问爷爷：“都八十了，还这么累干啥？”

爷爷看了我一眼，笑了笑：“累啥？地都不嫌我老，我还能嫌累？我跟他打了一辈子交道，它养活了我们一家子，我离不开它。再说了，”他顿了顿，“人活着，不就得有个盼头吗？种子种下去了，心里就踏实了，等着它出苗、拔节、结穗，一天一个样儿，这日子就有了滋味。”

爷爷说这话的时候，我手里正捏着一粒没种完的玉米种子。那粒种子在我的掌心里小小的，可爷爷的话让它突然变得硬硬的，沉甸甸的。

我在城市里打拼了十几年，每天忙忙碌碌，却说不清自己在忙什么。年初定的计划，年尾想不起来；今天做的事，明天就忘了为什么做。日子像流水一样从指缝里淌过去，什么也没留下。可爷爷不一样，他春天把种子放进土地，到了秋天，土地就将粮食献给他，这一来一回之间，日子就有了形状，有了分量。

那天晚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我想起爷爷弯着腰种地的背影，想起他拍土的声音，想起他说“地种好了，心里就踏实了。”时脸上那种安详的神情。我突然明白了，爷爷这一辈子，不是在种地，是在跟土地过日子。土地不会说话，但它用收成回应爷爷；爷爷不擅表达，但他用一辈子的真心守住了对土地的承诺。这种默契，胜过千言万语。

贵州小土豆

○杨春飞

我素来爱吃土豆，这份喜爱，从儿时延续至今。

小时候条件艰苦，家里的吃食并不丰盛，但土豆却总像取之不尽一般，满堆在家的角落。它的吃法也多样，清水煮食清甜绵软；炒成土豆丝脆爽入味；炸土豆、炸薯条香酥可口；炖进大盘鸡里，更是吸饱汤汁，滋味十足。

以前村里有户人家，孩子多、田地少，种的水稻总是不够全家糊口，便种了大片大片的土豆。缺米少面的日子里，土豆便是一家人果腹的主食，默默撑起了日常温饱。我读高中时，学校没有宿舍，不少同学在附近租房自住，自己开火做饭。每周从家里返校，除了米和肉，他们必带的就是土

陈阿婆坐在门槛上，指尖捻着一片艾草，眼神放空望向巷口，沉静柔和，嘴角噙着淡淡笑意。听见脚步声，她缓缓转头，眼底泛起暖意，轻轻抬手：“进来坐吧，雨刚小些。”

我在她身边坐下，指尖触到竹椅的微凉，也闻到空气中的艾草香。“阿婆，又在采艾草呀？”我轻声问。她点点头，将艾草放进竹篮，声音轻柔如丝：“清明了，采点艾草做青棵，这是老辈传下的习俗，你阿公在世时，每年都陪着我采艾草、磨米粉。”她指尖摩挲着艾草叶，眼底泛着暖意，“还要折几枝柳枝插在门楣，说是能驱邪避灾，也能寄念想，就像他们还在身边。”我静静陪着她，看雨丝落在艾草叶上，滴在青砖上，碎成细碎声响。

陈阿婆的儿女在外地，老伴走了许多年，每年清明，她不去墓园扎堆，只是守着老院，循着习俗采艾草、做青棵、插柳枝，安静待一天。“以前总想着清明要热热闹闹摆祭品、烧纸钱，后来才懂，”她抬手拂去鬓边雨丝，指尖微颤却平静，“老习俗里的念想，从不是形式上的热闹。做一碗我爱吃的青棵，插几枝嫩柳，藏在心里，就够了。”她起身拿起几枝折好的嫩柳，枝条青绿，带着雨后的湿润。

她踱起脚尖，将柳枝轻轻插在门楣两侧，动作熟练得像做了千百遍。随后进屋，端出温热的艾草茶和一小块青棵，青棵泛着青辉，裹着豆沙，香气袅袅。我抿了口茶，苦涩中藏着回甘，捏起青棵，软糯里裹着艾草香，像极了清明的滋味——有思念的清愁，也有岁月的温柔。“你阿公说，清明的习俗不能丢，”陈阿婆望着老樟树，眼神悠远，“艾草青棵寄思念，柳枝护平安，这些老规矩，藏着前人的心意，也是对逝者的惦念。带着念想好好活着，就是

最好的告慰。”

雨渐渐停了，阳光透过樟树叶，洒下细碎光斑，落在青砖、艾草和陈阿婆的白发上，泛着柔光。巷子里有了零星脚步声，有人匆匆走过，有人驻足低语，没有喧哗，只有淡淡的安宁萦绕。

陈阿婆拿起一片晒干的艾草，看了看门楣上的柳枝，放在鼻尖轻闻，笑意渐深：“这艾草香、柳枝青，一年又一年没变，就像习俗和念想，从来没淡过。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却有力量，撞进我心底。我望着她平静的眉眼、迎风的柳枝、竹篮里的艾草，忽然明白，清明从不是固定仪式，那些习俗从不是负担，而是我们守护思念、传承温柔的方式。

没有整齐的祭品，没有郑重的低语，只有一间老院、一束艾草、一杯热茶、一块青棵、几枝柳枝，还有藏在习俗里的绵长惦念。逝者从未真正离开，他们藏在艾草香里、青棵软糯中、柳枝新绿间，陪着我们守着代代相传的习俗，走过岁岁春秋。

我起身告辞，陈阿婆递给我一小束晒干的艾草：“带着吧，留个念想。”我接过艾草，指尖触到叶片的粗糙，却触到岁月的温度。走出老巷，风再起，艾草香漫过黛瓦檐角，带着陈阿婆的话语，轻轻飘荡。

阳光愈发明媚，老巷的影子被拉得很长，巷口嫩草随风摇曳，天际澄澈。我握着艾草，走在洒满阳光的小路上，没有刻意的思念，没有沉重的悲戚，只有淡淡的安宁，像清明的雨，像艾草的香，悄无声息，余味悠长。

风过，艾草香漫溢，远处蝉鸣渐清，春意肆意生长。那些心底的惦念、未说的话，都随着风与暖阳，漫向远方，藏在岁月的每一道缝隙里。

藏在米饭里的“慢哲学”

○高红梅



常言道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地域不同带来饮食上的差异。自古就有“南米北面”的饮食习惯，身为地道的南方人，餐桌上少不了那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。

某日下班后，我将背包随手扔在沙发上，走向厨房，揭下挂在墙上的围裙，准备动手忙活晚餐，忽而，包里响起了阵阵的电话铃声，我赶紧丢下手里的活，拿起手机，划过去接听，电话里婆婆亲声地说：“晚上别做饭了，下来一起吃。”刹那间，一股温馨的幸福感油然而生，这个世界上，能够对你说出这句话的人有多少呢？

我领着女儿，穿过小区对面的菜地，路虽坑洼但最近。一路上凉风呼呼掠过耳旁，捎来冬的讯息，路两旁的菜地上，白菜、茼蒿菜、菠菜等一排排绿茵茵地生长着，让寒冷的冬并不缺乏生命力。身旁的女儿蹦蹦跳跳在前面，大约半个钟头，我们便抵达外婆住的小区，女儿迫不及待地冲到前面，“咚咚咚”地爬上楼梯，前脚刚进家门，屋里一股浓郁的米饭香扑面而来，我赶紧帮忙端来饭菜，等待那碗香气四溢的米饭满足味蕾的渴望。

当我夹一筷子米饭送入嘴里时，片刻间，一种久违的味道在舌尖上绽开，这米饭比往常多了几分嚼劲。这是我长时间食用电饭煲焖饭吃不出来的味道，我扭头望向厨房，一个圆桶形的传统炊具——甑子，赫然映入眼帘，我不由得放慢了咀嚼的速度，细细品味这米饭的香味。

时代的变迁，科技的进步，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种类繁多的机器代替了人们的双手。譬如煮饭，现在多数人都使用电饭煲，快速、便捷、省时，只需将米淘洗干净，倒入电饭煲，加入适量的水，按下开始键，

所有工序一气呵成，但是煮出来的米饭黏稠、没嚼劲、饭香味淡了许多，外形也失去了米饭的灵气。

记忆穿透岁月的墙，回首母亲教我用甑子蒸饭的点点滴滴，我还记忆犹新。那时，我才上小学，母亲便教我做各种家务，就连做饭这件比较难的事，她也抓得早。

我记得，先得加入清水没过大米浸泡，约至二十分钟左右，观察盆里的大米颜色泛白，便泡好了，随即沥干水分，倒入甑子里蒸，待甑盖上方冒出缕缕的雾气，便往甑子里的米饭浇上温水，扣上甑盖继续蒸，耐心蒸至约十分钟，就到了最关键的一步——份饭，将甑子端起，把米饭倒入盆中，喷洒水温，再用铲子均匀搅拌粒粒饱满的米饭，而后收拢米饭饭勺上十几分钟，水汽蒸发已尽，再次将米饭倒入甑子里蒸，这时，大功告成了，静心等待甑子上方吐出袅袅的雾气，瞥见甑盖内侧水汽已干，意味着米饭熟了。这时，屋子里四处弥漫着米饭的香味，让你感受到所有的等待都值得。

经过多道工序，传统的甑子蒸饭才完成，和电饭煲相比，慢了许多，但是甑子蒸的米饭，色泽圆润、形态饱满、粒粒分明、有嚼劲，隐隐约约还透出淡淡的木香味，那沁人心脾的味道是电饭煲代替不了的。

一碗寻常的米饭，快速而成和花功夫做，最后味道千差万别。这让我深深体会到藏在米饭里的“慢哲学”，告诉我们，凡事“欲速则不达”，做一件事情要丢掉急于求成的心态，只有经过时间的沉淀，舍得花时间来精进一件事，结果才会像那碗香喷喷的米饭一样，经得起咀嚼而又不会失味。时代的快节奏，恰好需要我们用慢的哲学来调整步伐，找到自己的节奏，在自己的季节里向下扎根，向上生长。

油锅里炸至金黄，顾客来时，便将炸好的洋芋放进盆中，加酱油、味精、葱蒜、折耳根等佐料，用勺子把洋芋压扁捣散，拌匀后入口，咸香鲜辣，滋味独特。

儿时的我，还格外喜欢吃烧洋芋。那时家里有个小酒厂，酒糟下甑后，灶台里的火正旺，要用来蒸酒。我总会挑几个土豆，埋进灶膛的炭火里，经高温烤制后的土豆，外焦里嫩，剥开焦香的外皮，内里的薯肉绵软香甜，是最质朴的美味。

若是懒得下厨做菜，清水煮土豆也是绝佳选择，煮熟后蘸上辣椒水，一口下去，香辣解腻，简简单单就是一餐。今年春节，我去埃及旅游，吃不惯当地的饭菜，还好在超市买到了土豆。晚上回酒店煮上一些，次日出游，饭点时拿出煮好的土豆，吃上几个，便能快速充饥果腹。异国的土豆，味道和家乡的相差无几，此刻才更真切地感受到，这小小的土豆，藏着满满的能量。

土豆易栽种、易储存，吃法又千变万化，这般平凡又实用的食材，自然成了老少皆宜的美味，长久地留在了人们的餐桌上，留在了人们的内心深处……

母亲前几天打电话说，地里的香椿冒芽了，头茬最嫩，让我回来摘些。周末起了个早，开车往老家赶。到家时院门虚掩着，喊了两声没人应，估计父亲又去地里看庄稼了。进屋转身，一眼看见门楣边那些深深浅浅的铅笔印。

最下面那道似乎有些模糊了，旁边歪歪扭扭写着“杨杨，五岁”。往上几寸，是“七岁”，字迹工整了些。再往上，“九岁”“十岁”“十二岁”……一道一道，宛若岁月在门楣上踩出的脚印。最后一道在我齐肩的位置，旁边空着，没有数字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一年我十五岁，父亲说，来，再量一次。我背着书包站在门楣前，他拿铅笔比了比我的头顶，正要写字，巷子里有人喊，班车来了！我拔腿就跑。父亲在后面喊，慢点儿。那一声“慢点儿”，到现在还在耳边。

手贴上去。五岁那道在我腰际，七岁那道在胸口，十二岁那道齐了肩。掌心贴着这些刻痕，仿佛按住了许多个瞬间。五岁那年，父亲把我举过头顶，让我用铅笔在门楣上画下第一道杠。七岁那年，我踮着脚要他抱，他笑：自己长，长高了就不用抱了。十二岁那年，他已经要微微弯腰才能对准我的头顶。十五岁那年，他最后一次给我量身高，我没让他写下数字就走了。灶房里传来母亲切菜的声音，一下一下的，不着急。

正想着，院子里传来脚步声。父亲挑着空筐子回来了，鞋上沾着新鲜的泥土。他看见我，温和我一笑：“来了？香椿在东边地里，下午再去摘，这会儿露水重。”我不急。他放下筐子，进屋来喝水，顺着我的目光看向门楣，也愣住了。他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，像是自言自语：“你小时候，长得可真快。每次量，都往上蹿一截。”顿了顿，又说，“后来就不量了。再量，就是我自己往下走了。”他笑了笑，笑得轻轻的，如同在说别人的事。我没接话，只是看着他。他的背确实有些驼了，站在门楣边，比十五岁那道印矮了一指。

我在老屋里又转了转，出来时父亲正坐在门槛上歇着。春日阳光斜斜地照进来，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，照在那些铅笔印上。我走到他身边，弯下腰，把头顶凑到他眼前。我说，爸，给我量一次。他愣了一下，然后伸出手，比着我的头顶，在门楣上找位置。我在他手边放了一支笔，他在那个位置上画了一道。我直起身，那道印刚好在他眉心。我接过笔，在旁边写上：“爸，七十一岁。”

父亲看了看，没说话，只是笑。母亲从灶房探出头来，问我们爷俩在门口傻站着干什么。父亲说：“这小子，让我给他量身高。”母亲也笑了：“多大的人了，还量。”可她走过来的时候，在围裙上擦了擦手，没说话，又回了灶房。

傍晚，我提着满满一袋香椿准备回城。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那些铅笔印。最上面那道新的，在夕阳里格外清晰。忽然明白，时间是有形状的。它可以是门楣上这些浅浅的刻痕，可以是一个慢慢弯下去的腰，也可以是春天准时冒出来的香椿芽。可弯下去的腰，还能再直起来。不是回到从前，是换一个人，把那些刻痕继续往上写。

采茶记

○黎月香

我家的茶园在屋后，是父亲年轻时开出来的。那时候我刚出生，父亲说，等茶树长大了，家里就有茶喝了。如今茶树不高，齐腰，一排一排的，推开后门就到。每年快到清明的时候，茶芽就该冒出来了。

采茶那天，母亲起得比平时还早。我听见她在灶屋烧火的声音，爬起来，她已经吃过饭，竹篓都准备好了。那是只旧篮子，用了好些年，篓口磨得发亮，底下还垫着去年晒干的粽叶。母亲说垫了粽叶，鲜叶放里头不沤，透气。

从屋后进茶园的时候，太阳刚升起来，茶叶上挂满了露水，亮晶晶的。母亲说不急，等露水干了再采，露水没干的茶叶采下来容易烂。她在地头走了一遍，看看哪几棵发得好，我跟在后面看。有些枝上已经冒出一芽一叶，嫩绿嫩绿的，刚出来的太阳一照，好看得很。

太阳升高以后，露水渐渐收了，我们才动手采。母亲手快，两只手不停地动，芽头不断往篓里扔。她采茶不用指甲掐，是拇指和食指捏住芽根，轻轻一提，芽就下来了。她说掐断的硬会发红，泡开就不好看了。我在旁边学，总学不像，时不时还是掐断了。母亲看见了就笑，说我手重，跟掐葱似的。隔壁二婶也在她家地里采，隔着一道田埂跟母亲说话，说的无非是今年发得早不，能采几斤之类的话，两人说着话，手都没停。

采到十点多钟，太阳晒得背上发烫，母亲说到此为止吧，下午凉快些再来。回家把鲜叶倒在竹匾里，摊开晾着。那匾茶叶青扑扑的，闻着有股清气。母亲进灶屋烧饭，在堂屋坐了一会儿，看那茶叶慢慢蔫下去。等再抬眼，都两点了，我们又进茶园。

这会儿手熟了些，采得快。风从田那边吹过来，茶树叶子沙沙响。父亲在屋后喊，问采了多少。母亲说还早，够一锅再回。傍晚收工的时候，鲜叶装了半篓。

父亲在院子里挑拣，把老叶杂梗拣出来，然后烧火炒茶。锅烧热了，他把手掌悬在锅上试了试温度，才把鲜叶倒进去。刺啦一声响，水汽冒起来，满院子都是香味。母亲在灶前添柴，父亲用手翻炒，火光一跳一跳的。炒好的茶摊在竹匾里，满地放着，满屋子都是香气。

忙完这些，天已经黑透了。站在院子里，月亮慢慢升起来，照着屋后那片茶园，淡淡的一层光。想着这一天的忙活，想着那满屋子的茶香，忽然觉得，人这一辈子，不就是图个心里有、手里有吗？茶采了，炒了，晾在那儿，一年的茶水就有了。有茶可采，有日子可过，这就好。



(本版图片均来源于网络)

门楣上的铅笔印

○程杨生